

## 博物馆里的乡愁

□李晓燕

在暮秋的傍晚,老城区的一个小院里,我与一个木制模具——“乞巧节”用的木槌子不期而遇。长条的槌子上镶嵌着一个个形状各异的小模具,旧时寓意吉祥的花纹图案,细致的雕工,明显的手工质地,与它年年岁相符的沉默在一个大大的木制桌子上,在众多物件里猝不及防奔入我的视线。

走进小院是为了参加一个摄影比赛,想拍一组乡村题材的片子。用广角镜头从不同视角拍了每个房间的布局摆设,就在此时发现了它,像是一种牵引,不知不觉走到跟前仔细打量它,一时恍如回到旧时光。

儿时的“乞巧节”母亲都会为我们做巧果,小伙伴们总会拿出自己的巧果一起分享,那份单纯的快乐是我多年后一直无法企及的。

再来到这里是三周后的上午。我打量着小院的规模,三排民房,一排五六间的样子,其中两排成院,院后有单独的房间与别家成一排。属于小院的部分,屋山、后墙上都彩绘了民俗故事、民俗介绍等,与街巷的胡同文化相宜。门上一副对联:千古民俗情,一部农耕史。横梁上挂着:乡村记忆博物馆。竟是个博物馆。

再次进门,认真打量了小院,院子两边是“农具展示”,墙上挂着不同的农具。“这是农耕时代,按照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四时农具摆放。”男主人介绍说。

往前走,看见木制小推车,大小不同的篮子,吸引我的是一个“国营青岛制糖厂”的冰糕箱,斑驳的红色字迹依旧能辨出。想来这个箱子在尘世里也存在了几十年,曾风里雨里游走在大街小巷。小时候夏天的中午都会听到沿街叫卖冰糕的小贩,2分、5分、1角钱一根。那时候在炎炎夏日能吃到一根冰糕,是那么幸福。

主人邀我们屋内喝茶,进门处几本泛黄“易经”拓本,“小人书”置于长木桌上。儿时有限的读本里,图文并茂的“小人书”是我们阅读的领路人。小伙伴们相互借阅,每寻到新书都视若珍宝。

茶间闲聊,主人是一对七零后夫妇,男主人史世俊从小就喜欢老物件,看到喜欢的“大头钱”,就会拿出平时节约的钱哄着小伙伴置换,虽常因此被大人批评,却一直没有改变。

他说自己是地道的农民,长大后从事过运输,做过买卖,却总能忙里偷闲买到老物件。运输可以开车寻找,做买卖可以挣钱接触更多的人,所有的工作都为更接近自己的爱好。

“他就是‘收破烂’的,那时候我们谈恋爱到他家,到处都是‘老古董’,满满当当。结婚后更多了,里里外外都放满了。孩子小时候在家里根本没地方玩,墙上都是钉子。”女主人王冬梅说起他们的过往,滔滔不绝,爱恨交加中更多的是包容。

2004年史世俊辞掉了工作,专门开始收藏老物件,为了喜欢的东西翻山越岭,克服恐高症,跑遍胶东半岛,更有三顾茅庐的耐心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哪里有老物件的?”我不觉好奇地问。“有时候就是听说,有了线索然后自己去找,有时候就是沿街收购,拿着大喇叭。”

话说到一半,我忍不住起身去里面的屋子看看,在右边的房里看到几排煤油灯,从灯盏到玻璃罩灯具。男主人跟着介绍从一根灯芯的煤油灯的进化过程。“之所以收藏这么多煤油灯,是因为对它有感情,小时候母亲给我缝补衣服,奶奶纳鞋底,父亲修补第二天要用的农具,都是在煤油灯下进行的。一家人吃饭也是先把煤油灯放在桌子中间。就着煤油灯写作业,头趴在桌子上就会烧到头发。”他说。想来他也是在寻找内心柔软处的记忆,旧时光里的灯盏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,而他浑然不知。

“这房子是你自己的吗?”“是村里的。2018年我申请了村里闲置的旧房子修整,筹划了公益性民俗记忆馆,也是想留住乡村记忆,弘扬民俗文化。现在这里是青少年教育基地,经常有学生来参观学习。”

想起在门口的墙上挂着几个牌子:“莱西市妇女儿童教育基地”“莱西市水集街道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基地”……增添了博物馆的温度。



《黄河争流何处去,平添胸中空惆怅》 梁天柱 作

## 提前怀旧

□王开生

今年假期,闲来无事又看了一遍江珊、王志文主演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。之所以喜欢这个片子,除江王两位演员演技出众外,还有一个原因——此片火遍大江南北的那年,我正在京城谋事,片中呈现的那个年代的京都风物,蓦地把时光拉回到三十年前。

时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我落脚京城临时的住所,是皇城根下的北河沿大街,一座体量不大招待所的半地下室客房里。出招待所大门一直向东走,穿过大片灰黑色四合院的胡同,即是人来熙往的王府井大街。向北走,是沙滩,北大红楼和中国美术馆坐落于此。向南不远,则是长安街天安门广场,故虽居住条件算不上舒适,地理位置却十分便利得劲儿。

在家百般好,出门万事难。旅外的一日三餐最费心思,除中餐吃食堂之外,早点和晚餐得自行解决。早上相对简单,街头买个几草炉芝麻烧饼,或在早餐小店弄碗豆浆,一根油条和两个茶叶蛋,即可解决。晚餐则要去下小馆子,那也是最值得留恋的幸福时光。

《过把瘾》中,江珊、王志文初次约

会吃饭的那种小餐馆,素朴简约,价格亲民,时京城比比皆是,上座率超高。我住的招待所斜对过一百多米的马路拐角处,即有一家这样的小菜馆,家常小炒口味可圈可点,兰州拉面做得也正宗地道。我们自青岛来京工作的四个人,基本选在此处定点,一周要光顾三四次,喝老酒,品小肴,优哉游哉,不亦乐乎。

下酒的小炒,不过是地三鲜、京酱肉丝、宫保鸡丁之类的家常菜。印象至深的,是大盘拌羊肉,羊肉切成薄片,佐以京葱、芫荽梗和五香面,风味无敌,过嘴难忘。偶尔,亦会到王府井北段“功德林”的门市店中,买回几样传统素斋来换一下口味,四鲜烤麸、素鳊鱼、素鸡等,滋味那叫一个棒!四人之中,三位是老头,只我一个年轻人。三老是多年好友,吃饭喝酒插科打诨,相互调侃,日子过得惬意有趣。

每至周末,我便来了精神头儿,好似神行太保一般,徒步丈量周边的景区和寻味特色小吃街。故宫、北海、景山、颐和园,前门、大柵栏、崇文门、王府井,南征北战,乐此不疲。去得最多的地儿,要数东单西单,尤其西四。

## 在春天里独自散步

□侯修圃

2020年春,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段,不能聚会,不能扎堆,因而我喜欢每天在小区散步,特别喜欢独自散步。

小区内,树丛间,花圃旁,草地上,也或蜿蜒的花径都有我的足迹。其实,花径也很美,形状也怪异:有半圆形、椭圆形、八卦形、鸡心形、鱼形、蛇形等,各种图案巧妙搭配,真有巧夺天工之妙;曲折的花径铺就的鹅卵石上,白色水泥花径中,无不是我散步的地儿。一个人散步很随意,可快可慢,走走停停,可以仰天看云,看蓝天白云云卷云舒,或欣赏五彩云霞的油画美;不时地摸摸树叶,抚弄抚弄花枝,抑或拉过花枝数数花瓣,蹲下弄弄绿草。春风吹得玉兰含苞待放,像白衣仙女一样扭动腰肢,使人欲醉欲仙;单樱的骨朵像少女的口红,梨花飘雪,海棠绯红,都像一首抒情诗,无声地打动你的心灵。这些美不胜收的好景致呀,使我心花怒放,赶紧用手机一一拍下来,发朋友圈,九张麻将牌似的花朵,再诗上几句至诗:“才见陌上杨柳青,又步庭院花海中。人生得意须努力,莫负韶光虚此行。”许多文友给

予点赞和鼓励,也是一种悦心的乐趣。

正是四月天,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下午小雨。这雨啊,像老天织成的一张网,罩在城市上空,雨丝无穷无尽,扯不断,理还乱,时而迷惘,时而朦胧,时而有“微风燕子斜”的味道。“春雨贵如油”的况味我是体会到了。且不说农村春耕春种盼雨似渴,就说前几天,小区的园艺师傅拖着长长的水龙管子向草皮喷水,水像扇子面似的降临在草皮上,小草立马舞蹈起来,顶着珍珠似的喜泪,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五彩虹霓。但是昨天一场小雨,不用再喷水了,满园花草支生了。绿的更绿,黑的更黑,红的更红。绿的自然是冬青,那个绿啊,绿得青翠,绿得水灵,绿得春深似海;黑的是龙爪槐,还在睡大觉呢——懒虫!红的是石楠,低的有方形的、条形的、曲线形的头顶一抹红;高的是馒头状的,红得火辣,红得飘逸,红得像燃烧。立即触动我的灵感,胡诌了几句:“石楠如火映日红,玉兰摇曳舞东风。雨后美景何处寻?尽在小区楼院中。”再发朋友圈,让文友分享我的好心情。其实海棠有零星的落红,那是风

雨时,西四刚刚开张一条老北京风味小吃胡同,集中了“爆肚冯”“奶酪魏”“豆腐脑白”“李记白水羊头”等传统老字号,路过时,馋虫准会被勾出来,一时食客纷至。我钟情于“爆肚冯”的爆牛肚、爆羊肚。爆,并不是油爆,而是水爆。因焯水速度飞快,故称之为“爆”。爆肚冯的出品,脆、嫩、有嚼头,拌上芝麻酱、生抽、醋和芫荽食之,美!真是好东西。多年前再去寻味此地,已模样大变,昔日小吃街踪影全无,附近亦仅余一家老字号“馄饨侯”在独自单挑了。

那年月在京城出行,交通工具主要靠公共汽车和地铁。北京的公交车线路长、车次多,但人流也海了去。大通道进站时,乘务员多是一边探出头来,一边用手掌使劲拍打着车厢外身,冲着等车的乘客高喊:让开!让开!场面往往混乱不堪。地铁的拥挤,也是差不多的光景。

遇有急事要紧事,可选择打“面的”,即小型面包车的士。时京城的“面的”统一喷成黄色,车流浩荡,北京市民为其起了个难听的外号:蝗虫,此成为当时京城的一道特殊风景线,如今年轻人知道的恐怕已不多了。

雨的杰作。我猛然想起李清照以“绿肥红瘦”的奇句征服了词坛而流传千古。至于清代龚自珍的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是另一种对自然界和人生的解读。我喜欢李清照,也喜欢龚自珍,看着海棠,品着诗句陶醉了。

清凉的春风一缕又一缕扑面而来也不寒,只觉得雨后的空气特别清爽,吸一口就吸进诗意的春天。儿童骑着单车在小径穿梭,你看那个白冠的老太太,疾步趋走,她说,她80多岁了,有糖尿病,不吃药,就靠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竟然能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,这也是奇迹。我每天散步就看到她疯走。我常想,疫情期间,我们能过着如此安全舒心的花园生活,离不开小区警卫室的管控。寒冷冬天他们在风雪中像铁塔,严守大门,开门、量体温、登记从不马虎;雨天穿着雨衣像大树遮阳挡雨,为住户代购蔬菜,代收各种快递,不怕麻烦;即使现在低风险了,他们仍不懈怠。他们门口挂着:学雷锋定点单位!独自散步,享受这种美景,也享受这种愉悦的心情!真好!